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第四

與余襄公

安道

慶歷元年

某頓首再拜啟為別五六歲未嘗一日不企而南望然
某携老幼浮水奔陸風波霧毒周行萬三四千里侍母
幸無恙其如頑然學不益進道不益加而年齒益長血
氣益衰遂至碌碌隨世而無稱邪安道又不幸丁家艱

窮居極

一有處字

起居安否不通於朋友况欲施於他邦嗚

呼天果欲窮吾人乎承不久服除當早治裝以少解積
歲區區之思廣文曾生文識可駭云嘗學於君子略能
道動靜因其行聊書此為問

與王文恪公

樂道

慶歷八年

某啟至節方欲拜狀遽辱惠問感愧感愧新陽納慶奮
發賢蘊以澤斯民不勝祝願也某近以上熱太盛有見
教云水火未濟當行內視之術行未逾月雙眼注痛如

割不惟書字艱難遇物亦不能正視但恐由此遂為廢人所憂者少撰次文字未了爾恃相知敢布深寒保重

又皇祐初

某頓首啟昨日州吏行嘗奉訊徐君來具道相見甚慰所懷某此幸郡小事稀苟見惡者稍息心此亦安然矣自到此公私未嘗發尺牘惟有書來即答餘外惟自藏於密但時有一二文字此事吾徒斷不得爾進取不可於大禍患當避自餘愛惡豈能周卹也到此極無事所

恨漸老益懶惰空過日月不曾成頭段著得些文字五代史近方求得少許所闕書亦未能了人生多因循已十三年矣足下幕中苟有著述無惜寄示李習之文字序附上冬冷保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啟區區久不附問人至辱書具承動靜康和姑以為慰某衰病處此數月不為任計遇事在目前者遣之以自免過其他如在郵傳也自期以半歲求解復尋江西

前請比可得亦須來春矣此外毀譽都不曾問十年不曾燈下看一字書自入府來夜夜燈下閱數十紙目疾大作一月之內已在告如此安能久於此乎承書果亦以此見憂眼稍開得纔兩日猶在告中惜目力又不可不自書草率保愛

又 熙寧元年

某啟自承大旆臨許更闕拜問蓋以衰病無惊人事多廢恃賴相知不以書信疏散為意爾人至惠教益荷勤

眷兼審經秋尊候康寧并增感慰氣節嚮寒未召用間
惟冀為時自愛以副區區

又同前

某啟病目艱於書字咫尺闕奉狀蒲支使者過府下云
得請見顏色尚覺清瘦辱書承手足遂已輕安其慰可
量公之功在朝廷不淺所蘊未施萬一賴田謾置之為
他日計亦無害累嘗具此獻說爾某以決計止在來春
亮可奉為徐求也人事日新閒處尚有所聞然益覺靜

勝爾日夕欲奉狀續當馳啟茲不具悉餘乞慎藥食以自輔也

又 同前

某拜啟近急足自府回辱書承此初涼動履清福甚慰勤企兼審中間小疾為苦喜已平和仁政清簡感豐民藥亮足頤神某衰病難名凡老患或耳或目不過一二諸老之疾併在一身所以歸心不得不速也蒙惠藥方益荷意愛已依方合和也咫尺未涯瞻歎惟時自愛

又 熙寧三年

某啟某以閒僻養成懶慢久闕拜問專人辱書感慰曷
已某此幸藏拙極遂優安其如衰病侵凌加以私門煩
惱無復情悰亮由福過災生致此爾所以量分知止切
於思歸也咫尺莫奉宴言歲暮隆寒伏冀為時自重

又 同前

某年齒日加衰殘日甚理所宜然不足多怪昨者蒙上
哀憐信其實病免并得蔡息出萬幸兼去穎數程便於

歸計再尋前請不遠朝夕承樂道亦有卜居許下之意
柴車藜杖歲時往來此自一段好事古人難遂蓋公素
蘊未施盛年方壯也若某則實難策勵爾

又 熙寧四年

某啟昨蒙上恩閔其衰老許遂退休自杜門里巷人事
幾廢以是久闕致誠而雅眷不忘惠然垂問誨諭稠重
以慰寂寞於交情乃見之時以勵俗風義所及其利博
矣非止病夫之荷德也感愧感愧兼審經寒台候萬福

閒中優幸實多但友親益難會見此為區區歲晚凝冽
惟宴居頤養以需復用

與滕待制子京

慶曆五年

某頓首自夷陵之貶獲見於江寧逮今十年而執事謫
守湖濱某亦再逐淮上音塵靡接會遇無期則人事之
多端勞生之自困可為歎息何所勝言急步忽來惠音
見及伏承求卹民瘼宣布詔條去宿弊以便人興無窮
之長利非獨見哲人明達之量不以進退為心而竊喜

遠方凋瘵之民獲被愷悌之化示及新堤之作俾之紀

一作記

次其事循學荒蕪文思衰落既無曩昔少壯之心

氣而有患禍難測之憂虞是以言澁意窘不足盡載君子規模閎達之志而無以稱岳人所欲稱揚歌頌之勤勉强不能以副來意媿悚愧悚秋序方杪洞庭早寒嚴召未間千萬自重

與章伯鎮

慶曆五年

某頓首山郡僻絕不與人通每辱誨問何勝感愧某材

薄寵過得禍甚輕獲此優安至為天幸伯鎮尚淹江郡
忽已逾年大亨有時先以小抑亦通否之理然也惟冀
自愛以副瞻禱

又慶曆六年

某頓首州幹至蒙問以書承此新春福履休裕詩文新
作金石文奏某處窮僻不接先生長者之論久矣忽然
得之開發鄙滯况得見其人接其道其樂宜如何哉此
志未諧惟用瞻企保重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急足至郡辱誨以書承臨郡之暇寢味休適可
勝瞻慰也示及傳記三本文偉意嚴記詳語簡而賞罰
善惡勸戒丁寧述作之功正為此爾欽服欽服某幸閑
僻甚可尋繹然獨懶於撰述爾嘉話未卜冬冷千萬保
重偃虹隄記滕侯牽強不意敢煩餘暇特與揮翰荒惡
之文假飾傳久感媿感媿

又 皇祐元年

某昨以目病為梗求頰自便養慵藏拙深得其宜泛舟
長淮儵然其樂急足遠至辱書為別且承春暄寢味多
福相去益遠瞻望徒勞千萬保重

又同前

某自聞子美之亡使人無復生意友朋淪落殆盡存者
不老即病不然困於世路愁人愁人就中子美尤甚哀
哉祭文讀之重增其悲爾盛作俟至西湖方快吟味淮
陽若區區到彼必少祛俗慮尚可勉強以攀作者惠茗

正為所少之物多荷多荷自病來絕不飲酒尤為無聊
正藉此物以增清興爾

與王郎中 道損 慶曆八年

某啟向在河朔嘗辱書為誨人事多故未暇復問尋而
又聞子野之訃值某遷郡淮南扶挈老幼凡再登舟再
出陸始至弊邑用此亦未暇與交游相弔子野之賢難
得此天下公議共惜之若相知之難 二字一作與相得則某私
恨亦有萬萬不窮之意苦事苦事自古賢者無不死惟

令名不朽則為永存矣凡朋友為子野痛惜者惟可以
此一事自寬而已范公誌文詳悉而實錄甚善甚善新
歲伊一作甫始千萬保重以慰瞻詠

又嘉祐三年

某啟專人至辱書承經寒為政外福履清康實慰瞻企
某衰病不支遽蒙以煩冗驅策不敢固辭其實非所能
亦非所樂又非所堪也居華已逾年當別有美用承見
諭敢不如教某病目十年遽為几案所苦冬至後自當

請麾南去矣嚮寒保攝

又嘉祐五年

某啟辱見諭碑文及拙詩續當遞中奉寄蓋以唐書甫
了初謂遂得休息而却送本局寫印本一字之誤遂傳
四方以此須自校對其勞苦牽迫甚於書未成時由是
未遑及他事以屢失信於長者不避忉忉承首塗有日
旦夕當詣謁人還且此不能盡所懷

與杜大夫 慶曆八年

某再拜久不聞問經夏涉秋榮侍外體履多福近為澶
魏河決淮南例令勸誘人戶進納稍草淮人既貧而道
遠期促絕無應命者朝旨勸誘使人傳宣又令差定莫
知所從南京亦必須有指揮不知本府如何擘畫見勸
到人戶多少如何誘之孰是差定某才薄能劣受恩厚
甚聞朝廷以河事為急正當竭力補報然苦於事無益
而為國歛怨於淮人則重為可罪也為遠方不知事體
急走此奉咨或有勸誘之術願乞餘矩稍濟其急忙中

不子細秋涼保重

又 皇祐四年

某啟閒居之人久不奉問得遞中書承榮侍多福又知有悼嬰之戚斯事無可奈何惟當自寬上慰慈顏也臨政之始勞慮想多前曾託姚教授奉問實錄蓋自居憂日苦閒坐無由度景又近日有一閒人頗能裝裁諒彼視事開決却少暇時以此欲於閒中銷日也不訝不訝及聞近有悲戚則猶不可以閒事干聒深悔前言之容

易也悚惕悚惕方欲奉疏偶姚教授介來聊述此冬深
保重

與張職方 皇祐二年

某故相聚逾年別來豈勝思戀道塗無阻行已及陳時
時得雨舟中不熱自過界溝地土卑薄桑柘蕭條始知
穎真樂土益令人眷眷爾小兒輩望見萬壽塔尚指以
為臺頭聞其語不覺愴然爾過陳恐難附書秋暑多愛

又 皇祐三年

某啟自承遷秩嘗辱惠書迫以多故尋踈奉問近得康

一作唐

屯田信方知己授蘄春旦居穎上即日寒凜寢

下同

味多福某自至此以親疾厭厭無暇外事欲求一僻地
以便侍養而遠處不可迎侍側近又多為清要所居不
敢陳乞區區於此無復情悰非復湖上之時也未涯相
見千萬自重因康屯田人回附此相次專馳狀也

又 皇祐六年

某啟久不聞問人至得書為慰不已六月一日從吉得

郡必南正值大熱應須秋初方可離潁簞真病與懶者
所宜珍荷珍荷丁太博却有書一封幸為致達斯人文
章君子不幸遭此在憂患中難得信問往來早為達一作
送之也縣境有好碑試為訪之別後所收必多也間中
無物為信慚悚慚悚

與劉學士

混字子正

皇祐四年

某叩頭言罪逆餘生護喪假道乃勞台旆枉顧孤窮感
愧之誠何以云諭限茲凶斬無由詣見斯又重以為恨

也乍遠為邦自重謹附手疏叙謝

又 同前

某啟哀苦中幸得相見辱眷甚厚行計所迫不勝依戀
嗣沐手誨併深感乍遠珍重行次草草為謝

與知縣寺丞

皇祐五年

某啟自相別後至王回秀才來始一得所惠書承居京
師無恙某哀苦如昨近擇得葬地在潁西四十里土厚
水深略依山水向背其餘陰陽家說皆莫能一一如法

也卜用今秋恐知恐知示及杜漳州有事令人感涕不
已與之同甲內顧身世可為凜凜此人材能而氣雋
宜其與監司違戾然怒者祇能言其率意行事是保無
他過矣某閒居無人又不知其所止無處附書信恐知
其家屬所居因信切言及千萬千萬徐謝高科今必已
決俟見春榜附書也因見伸意某以妻母病家人兒子
輦入京相看因得附此不悉已暄多愛不次某再拜

與臨池院主

皇祐五年

某啟小姪人還曾附問邇來暑毒安和某今謀奉太君
神樞南歸將遂相見因小姪先行奉此不次某書白
月十六日
小師等各安建茶二角表信

與吳給事

名中復

皇祐末

某啟罪逆餘生遠屏郊外特承顧訪感咽何勝仍沐寵
惠雄編俾遂榮覽雖在哀迷亦知開警如嘉州涪井之
作有以見仁言之利博而非文字之空言也欽孰
材譽固已有日粗窺高蘊益用歎服限以衣制不能謁

一作仰

謝聊叙此不次某再拜仲庶太博執事 二月二十八日

又嘉祐三年

某故思奉清論不可得徒用企想夏熱承體氣佳裕某
此者忽有君命殊出意外不惟才非所長加以他慮不
淺昨已懇辭庶可得免如其不獲恐難堅避辱命誌文
鄙拙豈足當之第以欣慕忠義樂於紀次因得附名於
石末遂不敢辭爾惶悚惶悚鄙懷區區不能具道某頓
首諫院舍人執事

又同前

某啟新令雖許往還尚以職事牽冗未皇祇謁計寒凜
體氣清康前承要墓碣久稽應命近因病目在告始得
牽強衰朽無意思僅能成文不足以發揚令德慙恐慙
恐昏眩不能多書謹此

與李留後

公謹

至和元年

某啟昨自居穎服除久俟外補既而召見尋乞蒲同出
處倉皇諒聞於外也前日入拜恩旨復留孤生多難鬚

髮蕭然心形兩衰豈有榮進之望但區區未能即去爾
承坐鎮餘閒甚有清趣然想非久外留當被嚴召老朽
或未出都尚得一相見則為幸矣瞻仰瞻仰

又嘉祐二年

某啟嚮以僑寄僧坊公私多故忽忽為別豈勝馳情使
至惠書竊承下車經寒動履清福粗慰瞻仰某一守經
愚儒爾豈堪適時之用加以衰病勉強實難過裡慶得
遂一麾為幸矣公謹為郡誠可樂然賢者遠外於今之

時勢必難久目疾得靜安息慮當益清明某昏花日甚
書字如隔雲霧亦冀一間處將養爾深寒惟望為時自
重

又同前

某啟自旌旆之南數於他書中承見問中間寄惠八功
德水又辱手書及今者人至又辱書感慰何已兼審經
寒為政外體履清康某自過年如陡一作頓添十數歲人
但覺心意衰耗世味都無可樂百事強勉而已請外決

在今春惟不知相見何時爾鄙懷千萬莫能具述惟以時為國自愛瞻仰瞻仰

又嘉祐三年

某再拜近因人還嘗得附狀茲者寄水人至又辱書審春寒體況清康兼惠清泉亟飲甚甘實如不疑所品物固有處於幽晦而發於賢哲者茲鄙夫欣慕樂於紀述也適值館伴契丹人使旦夕到闕頗區區須事畢當馳上也人還謹奉此

又 同前

某啟自春氣候不常伏惟攝理清康前承惠浮槎山水
俾之作記又於遞中辱書久不為報蓋牽強拙記未成
爾某中年多病文思衰落所記非工殊不堪應命文辭
已如此不欲更自繆書亮不為罪然得子履一揮尤幸
蓋不敢煩公謹真翰也皇恐皇恐

又 同前

某頓首急足至辱書

一有惠字

承此初暑尊候萬福浮槎拙

記託賢弟附去多日疑其未至間此急足發來也初深
欲自書屢試書數本皆自嫌不過意遂已前書具道必
可亮也向時竊見議科場奏甚佳然欲必行其言尤難
也論外計刻剝此非守道守官君子孰肯奮然發憤前
頽人已受此賜矣若使常人用心皆如君子生民豈有
弊病天下豈有不治哉鄆州還闕方一相見京師久雨
近方晴乾不審江淮如何向熱以時自重人還謹此不
宣某再拜

又同前

某啟自附浮槎拙記去後捧遞中所惠書尋以修報茲者人至又辱賜教某昨承恩俾侍經席輒以近歲員多濫選官以人輕遂至學士例為兼職用此為說得以懇辭聖恩矜察特許寢停甚幸也承示啟更不修答也感愧感愧甚苦風眩甚劇若遂不止當成大疾作書未竟已數眩轉屢停筆瞑目鄙懷區區不可盡惟為國慎夏自重

又 同前

某啟承誨示至於勤勤所寄浮槎水味尤佳然豈減惠山之品久居京師絕難得佳山水頓食此如飲甘醴所患遠難多致不得馱飫爾此山前世粗有名然皆因僧居以為勝今所記者特水爾故不及其他也張又新水記與陸羽不同考於二家之書可見矣今更錄往時所作大明井記奉呈庶可知其詳也因人入都小餅時為致一兩器千里致水恐涉好奇之弊然若不勞煩則亦

無害更裁之

與向觀察

嘉祐五年

某啟中間辱書承經暑德履清佳深浣遐想足下留遊
河朔忽已數年保塞邊要朝廷寄任之重行第嘉績別
膺峻用某衰病無堪待罪西府深愧碌碌秋涼珍愛

又 至和元年冬

某啟伏自使旆之西及此兩辱書承祁寒為政外體履
清福深慰企渴某居此區區近又領三班坐曹牽冗久

闕拜狀仍思舊同局言笑之樂不可復得也請外開春
決可去未知款奉何日新正以時自愛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劉復善

謄錄監生臣孫起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八

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第五

與劉侍讀 原父 嘉祐二年

某啟專介辱書承此嚴寒為政外尊體休裕實慰企想
某以衰病當此煩冗已三請江西要在正初必可得艤
舟亭次寓目平山奉賢主人清論豈不豁然哉伏冀為
時自愛

又嘉祐四年

某啟愚家所藏集古錄嘗得故許子春為余言集聚多且久無不散亡此物理也不若舉取其要著為一書謂可傳久余深以其言為然昨在汝陰居閒遂為集古錄目方得八九十篇不徒如許之說又因得與史傳相參驗證見史家闕失甚多其後來京師遂不復作適因尋檢少書籍發篋得其故本謹以奉呈庶知所謂黑鬼者雖老鈍之人媚着然亦不為無益也家無他本幸看畢

見付某再拜

又

某啟區區久踈謁奉辱誨承示千文甚佳多感多感或云此是李靖字唐人集為千文不知如何也

又嘉祐二年

某啟前承示以蜀素俾寫孝經一章書之墨不能染尋將家所有者試之亦然遂命工匠治之終不堪用豈其未得其法耶幸令善工精治之使受墨可書當為汙以

惡書也糾察題名不罪以閒事聒耳皇恐皇恐

又 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啟暖甚果復作陰嘉節豈遂為雨耶建寧物論益喧
當制之人必被收理後日之遊且不欲往幸為致意人
事之難乃爾烏絲欄依前書不染墨今納還當以澄心
紙試書一章塞命也金櫻煎謹送却乞真牛膝一二束
為聖俞處所得不多爾

又 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啟時色可愛不廢佳節之會謂當得同一笑而原父
獨不往人事難得如意固常如此邪得介甫新詩數十
篇皆竒絕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詩軸俟看了馳上適
因悶睡起奉答不謹

又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啟昨日辱寵和惡詩豈勝感服屬上馬赴西園不時
為答前偶拜聞家居未必不佳此語復何所疑蓋為泥
濼中遠赴官會未必若家居清淨然而郊外少車馬雖

雨無泥甚不為勞而物色晴妍深可愛雖病夫亦動念
又思家居未必佳也昨日頗歡飲酒差多今日病適方
睡起謹此咨報

又嘉祐四年

某啟昨日奉見後遂之北李園池見木陰葱翠節物已
移而原父獨不在但終席奉思加以風沙益可憎爾輒
此奉報前承要介甫詩謹以咨呈其一二篇不當傳者
特為剪去之矣恐知

又 同前

某啟數日不奉見餘暑頗甚伏惟起居佳勝昨日羣牧
特會以熱中飲冷過多偶為腹疾兼以少幹故遂且在
告祇三兩日當即出參特煩問念感愧曷已乾燥非常
何時可飲未嘗如此寥落也人還謹啟為謝

又 同前

某啟承出城勞頓晚來喜佳裕拙疾特辱問念感愧曷
已自夜來益注洩今日且蕭然遂召張康診云熱中傷冷

當和陰陽偏用熱藥所以難効遂以黃連乾薑之類為散服之近午差定亦戲家人云近日人脆事須過防昨日得聖俞簡云小小傷冷然用徐青乃俚巷庸工爾此公多艱滯更當慎攝今須馳問之也精神稍復承見問不覺書多聊代面話

又 同前

某啟特辱問念感愧曷已某腹疾猶未平衰年已覺難支以不敢常食遂且在告熱藥不敢多服惟晨起一服

爾蓋自家常服者已頑無效冀新功爾承教當節之也
亦聞梅二不安方欲致問

又嘉祐五年

某啟辱問以嬰兒未安勞神然當更審慎藥食有張萬
回太保者其術又精第難呼爾不憚慙勤召之也某今
日不入正為凌晨稍涼為江氏作誌幸語其家勿相煎
茲事安敢奉誤旦夕當得以方牽強不能悉

又同前

某啟承見諭某為之翰家遣僕坐門下要誌銘所以兩日不能至局大熱如此又家中小兒女多不安更為人家驅逼作文字何時免此老業東齋雖狹若心無事可以坐致清涼健羨華事十六日定力當奉見併得叙盡所聞也人還謹此

又嘉祐四年

某啟熇然炎燎中方不知所以逃生忽辱寵示佳作強起疾讀其為清快難以言傳然賦無屬和之理但當卧

誦以代飲冰咀雪爾某兩日為伯庸趣了誌文蓋其莖
日實近恐悞他事然其為苦不可勝言閑思宜為劉義
所誚然自此當絕筆雖不能如俚俗斷指刺環邀於鬼
神以自誓然當痛自懲艾茲時之勞也方執筆得少風
稍清故能怵怵不宣某再拜

又 嘉祐五年

某啟適歸自外捧惠佳篇豈勝欣感偶然之會雖草率
而縛於文字遂為他時故事茲敢不勉也然西齋素患

寂寞近方稍葺而原父去此稍遠此俗所謂事無恰好也

又同前

某啟自原甫既西雖不為官制所拘朋遊亦自寂寞况遂當憂責履畏塗其為情況可知偶思春物將動故都多佳致為樂豈復可涯汨沒聲利惟溺惑者不勝其勞而但見其樂粗有識知兼以衰病此事難為他人道獨不知原甫諒之否因風幸數垂問以慰瞻企

又嘉祐六年

某啟自春首以來兒女輩疾病日益憂煎自顧無補於時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何以堪之惟思春物爛然故都遺勝不可勝覽而公專有之猶恐馱飫所見不以難得為惜也須知有不可得之者也賢弟亦稀相見蓋難得盡從容之適爾公自至鎮一嘗辱問遂絕惠音不知何嫌遽爾見疎也西齋塵土無復人迹偶因連日假故試尋筆研略布此誠以此亦可見其為貺

真蹟用也
此貺字

其他俗事可憎不復多道但布瞻企之勤爾氣候猶未
和暢不知西路如何惟為國自愛某祇拜 初望西物
甚衆今寸紙一字不可得况南山竹萌之類耶至於新
詩醉墨並棄前約無乃太甚乎

又

與前帖相類疑是
藁本今兩存之

某啟自春以來苦兒女輩疾病憂煎百端遂闕馳問然
亦怪久不承惠音不審何嫌遠見斥外始望西州之物
甚衆今一言寸紙猶不可得况於其他乎某老拙無堪

自顧恐終無所為以補萬一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
將奈何春物爛發故都遺蹟不可勝覽但恐馱飲朝夕
不以難得為可惜須知有羨而不可得者爾賢弟亦稀
相見蓋不能得如往日與諸賢忘形取適爾西齋塵土
無復人迹幸連日假故略得少布區區然公方享清閑
之樂不宜無暇於故人也其他俗事薄惡可不挂耳惟
向暖多愛以慰傾企 得子華書言西去當於陝雍留
連果能如此否手指拘攣又添左手兩目僅辨物其餘

可知

又 同前

某頓首啟近寬卹王職方行嘗得附狀然亦久不承惠
 問春候猶寒不審動履何似但深瞻詠前日崇政賜進
 士第見賢郎在高等伏惟喜慰某已衰病三四小子未
 有能獲薦於有司者見之尤所羨慕賢郎程文甚工為
 都人傳誦及第等雖高而人猶以為未稱然少年微抑
 於此未必不為遠大之本也謹專致此為賀不宣某再

拜原父安撫侍讀閣下 三月十一日

又同前

某啟久不奉狀蓋欲俟賢郎歸而賢郎未歸遂以稽緩然亦未嘗辱書不審經暑動履何如但西州人士之來者日載政聲盈於都下使嫉善之言不勝公議聊俾下交快釋其餘存之遠大竊計高明必不校於屑屑也餘復何言盛熱為時自重謹因賢郎歸奉此咨問不宣
某再拜 六月二十一日謹狀

又 同前

某區區於此忽復半歲思有所為則方以妄作紛紜為
 戒循安常理又顧碌碌可羞不知何以教之哀其不逮
 實有望於公為多也至於常檢拘攣野率之性尤以為
 苦然勢難輕動甫及年歲得去為幸也蔡君謨自南歸
 皤然一叟相見惟互相驚歎而已西齋自去冬逮今遂
 不復啟其他可知也故都多登臨之勝新詩醉墨時以
 為惠以忘俗惡之態於理似未為害不知何避而何嫌

鄙懷千萬居常思欲鉅細布之臨紙則復茫然惟慎夏
愛護

又 同前

某承見教以用快大過此誠中其病然平日所常患衆
君子多以為言者也若任責至重未知所為此有望於
公者初未蒙賜也至於簡事為實為政之大要此西人
所以蒙惠也若曰外名迹自古聖賢所難莊生之名卓
然見於後世若使無迹後世學者何從而師法之蓋莊

生之名以彼周孔之名以此皆不能出名迹之外者第不當汲汲以求之爾不相見久聊此當握手一笑不罪不罪前日餞聖從與景仁介甫清坐終日奉思之外惟以鮮歡相顧屢歎而已恐知其近况故輒及之公來歸未期惟時得數字猶足以為慰豈以無事為煩邪

又 同前

某啟薛金部自西來辱惠以書承經寒體履清安兼得詳問動止併以為慰今歲京師寒甚衰病之軀尤所不

堪承諭閒閤無為豈亦苦於寒耶春物將動竊思登臨
之樂何有窮涯因人時枉問宜道一二偶薛人還聊奉
此不宣某再拜十一月二十日

又嘉祐七年

某啟春氣暄和伏惟鎮撫之餘履况清適某以衰殘勉
強有勞無益公職曠廢私事不修不獨於書記為闕也
緬懷故都風物之佳當此陽春暢發之盛臨觴覽勝宜
不為馱蓋以賢人在外公議難安一日來歸遂不復得

爾此外惟以時為國自愛謹奉狀不宣某手狀上 二月

十二日

又 同前

某啟自過年便欲奉狀只俟薛司勳歸薛既以事滯留
遂成稽殆但時見賢弟詢問動靜以慰懷爾薛君留此
屢相見粗悉疲病區區所為及其耳目所得歸必能具
道更不煩言惟的便無佳物表信蓋西州所闢惟南味
得春多壞不堪寄遠當俟新茶馳獻爾春旱極閤知陝

西尤甚奈何奈何保重保重某頓首

又同前

某啟賈常行嘗附狀辱書承經暑動履康和兼蒙惠以韓城鼎銘及漢博山槃記二者實為奇物某集錄前古遺文往往得人之難得自三代以來莫不皆有然獨無前漢字每以為恨今遽獲斯銘遂大償其素願其為感幸自宜如何屬患膝瘡家居絕客無人為識古文故第於郵中粗報已受二銘之賜篆畫當徐訪博識尋繹續

得附致其餘區區萬不述一大熱慎護以副瞻勤清水
安能久滯耶實負愧也

又 同前

某啟昨賢弟行嘗奉狀屬合宮大禮前後事叢遂闕致
問昨日進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書竊承動履清勝
兼復惠以古器銘文發書驚喜失聲群兒曹走問迺翁
夜獲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好惡之異如此安得不
為世俗所憎邪其窮達有命爾求合世人以取悅則難

矣自公之西集古屢獲異文并來書集入錄中以為子孫之藏也幸甚幸甚歲律漸寒惟為時自重

又同前

某啟近嘗兩奉狀專人至辱書竊審經寒體履安和兼沐寄惠蘇梨新笋豈勝珍荷自去冬以來親舊私信一皆謝絕獨思公有所惠理可無嫌又聞近申貢餘之禁則應少費宅庫如此屢寄益無疑也節中人事紛紛使還為謝不謹不宣某再拜原甫經略侍讀執事

十一月一日

與蔡忠惠公 君謨

某啟辱惠櫻寧翁墨多荷多荷佳物誠為難得然比他
人尚少其二幽齋隙寂時點弄筆硯殊賴於斯雖多無
厭也煩聒計不為嫌矣諸留面叙

又 嘉祐八年八月

某啟前夕承惠紅絲硯誠發墨若謂勝端石則恐過論
然其製作甚精真為几格間佳物也昨日以有文書不
敢致簡為謝李跋還又承惠水清泉香餅數十枚聊報

厚貺吾儕日以此等物為事更老應當澹死租庸遂更
作一程無由頻面聊當一笑歐陽修頓首白三司給事
二十九日謹狀

又 治平二年二月

某啟遂爾大暄不審氣體何似承已對謝應已漸治裝
無由詣前日劇瞻企荔枝圖已令崔慤傳寫自是一段
佳事碑文好者前已倒篋今又於東退中得此數十本
勒李敷送上因出過門為幸不宣某頓首君謨端明侍

郎 二十六日

與范忠文公

景仁

治平四年

某啟專人辱書伏承春暄體候清福某蒙恩許解重任
得毫便私其為優幸不可勝述其他誼誼中外所聞大
略祇如此故不待煩言惟繫舟府下一見主人而過粗
釋瞻思之懇為足矣人還姑此布謝

與常待制

夷甫

嘉祐治平間

某啟相別之久書問雖闕而思慕盛德未嘗少忘於心

不審即日體候何似向蒙寵示盛文一編究味意趣殊
發蒙陋珍翫秘藏未曾暫釋續更有新作苟賜不鄙無
外開示至幸至幸深冬為道自愛

又

某相別累年書問雖闕而思慕盛德未嘗一日而忘於
心不審即日體履何似某碌碌於此國恩未報而哀病
日侵進無少補於時退未得幅巾間巷以從有道君子
豈勝區區深寒為道外自愛因小姪行附此

又

某前日承枉顧少接餘論殊不從容朝夕人事稍間當
獲欸奉未間略布區區茶少許聊助待賓輕浼皇恐

又

同前

某啟嚮在頽區區僅得一二聞餘論雖未厭于心而仁
人之言獲益已多矣自藏拙于此習成懶慢遂踈奉問
亮須幅巾間巷杖屨往還始償夙素傾嚮之心爾未間
以時為道自重因負衆人行謹奉手狀

又熙寧元年

某啟少便久疎致問經寒仰惟德履多福某衰病如昨
已再請壽陽旦夕有命西歸漸謀休息必得幅巾衡卷
以從長者之遊償其素願然後已也未間惟為道自愛
又同前

某啟到官忽忽已復窮冬老病疎慵關於致問雪後清
冽體況想佳某幸居僻事簡足以養拙歸心雖切尚少
盤桓歎悟未期深寒加愛

又熙寧二年

某啟近小史許充行奉狀粗布區區窮臘陰雪忽復新春竊惟養道燕居動履清福某此忽忽已數月開春遂尋前請竊謂理盡而無嫌至於幅巾間巷以從先生長者之遊此實無窮難得之樂爾未間保重以副瞻勤因家兵還謹奉啟

又同前

某啟守官東州僻在海涘久疎致問徒積傾馳氣候已

寒不審燕居動履何如某勉強衰病遷延榮祿又將及期歲物豐盛盜訟稀簡粗足偷安冬春之交得遂西首獲親長者之遊不勝至樂未間為道愛重

又熙寧三年

某啟多病踈懶稍闕致問近兒子自潁還云嘗侍杖屨喜承經暑寢興萬福兼審尚以足疾未副召命朝廷禮賢之意甚篤而士大夫延首之望益勤然君子出處有道足以鎮止奔競敦厚時俗其功利亦多矣某尚未得

請未遂相從閭巷之間然亦不過一兩月之頃爾時暑
為道愛重

又 同前

某啟霜氣清冷不審燕居動履何似竊承朝旨尚復敦
迫出處之際遂為世法必有以果於自信者某累牘懇
至而上恩未俞素願雖稽終當如志瞻仰盛德惟日增
勞嚮寒珍重

與沈待制 邈字子山 慶曆三年

某啟素日不奉問苦暑非常歲之比少壯者自不能當
衰病之人不問可知焉辱教承體氣清安甚慰俗以立
秋日卜秋暑多少據今日之勢猶當更猖狂爾然世言
春寒秋熱老健為此三者終是不久長之物也介甫詩
甚佳和韻尤精看了却希示下

又慶歷四年

某頓首啟自承拜命欣喜無量而不時馳問者誠以奔
走塞下吏事叢委遲鈍不能迎解非敢有懈幸諒幸諒

知二十四日出京計日必已受事某自保塞回及中山

已三日猶須并一作併旬方得拜見他悉面賦也冬寒千

萬保育

與王龍圖 益柔字勝之 嘉祐元年

某啟中間辱書承冬凜外體氣清康深慰瞻渴益州張

侍郎不久當至衰病區區猶須更旬浹始遂休息因欲

請補江西爾前蒙示諭京東事備悉早出暮歸臨紙忙

迫無暇及他惟新陽自愛前削殊不聞有議論奈何奈

何

又嘉祐二年

某啟急足至辱書承此初暑體氣清和差慰瞻想所云少朋儔宴處為樂此乃在處皆然何獨濟也京師固多相識然人事區區病患憂煎亦無暇於從容料得常態祇如此也求移能少安之為善會要深欲續送上為付一書吏裝褫遂取不得京師吏人頑慢不言可知勿怪勿怪為兒子久病羸弱非常人還且此為謝

又嘉祐缺年

某啟專介辱書承涉夏秋體氣清適暑雨為孽古所未聞救災卹患事匪一端某言不足為人信才不足為時用徒耗廩祿每自咄嗟而已承見諭實當今之實患也其如言之不見信何他非相見莫盡所懷稍寒惟當以時保嗇

又嘉祐二年

某啟人至辱書承尚留充寒凝喜體况清佳杜公清節

篤行每恨文字不稱不意勝之見愛如此近亦有一二
家作誌裴少監家當自寄去明復當歸塋于故里亦可
就得之原叔誌續當錄去會要為此中書吏稽遲又且
送五冊去不憚頻來取也新詩因人乞數篇亂道亦當
錄呈深寒公外加愛人還草草

又嘉祐五年

某再拜昨日已入省且喜尊候勝常脚瘡遂愈此正是
治內之時亦猶寇賊過後講修武備雖非先見亦所以

禦後來之患也吾儕相戒言難取信蓋各自須有少病
痛爾呵呵然非此無以獻忠幸深思也無由相見聊奉
此咨問大熱遂如此衰病不能支入夏便患口齒昨日
食數大杏今日腮頰腫痛針刺出血不能常食若此是
將奈何奈何

又嘉祐八年

某啟前日辱訪別但多愧荷以昭陵虞主未還在禮不
當飲酒無由會話少時益以為恨承已登舟節氣遂爾

寒凝惟希加愛為禱集古錄序鄙文無足采第君謨筆
法精妙近時石刻罕有也薄酒四器聊助待賓不罪輕
浼皇恐皇恐

又 治平二年

某啟公私忽忽久闕致誠辱書感慰兼審經寒動履清
勝京東物俗比二浙殊絕必稍為便然久淹於外此在
位者之責而朋友蔽善之罪其何敢逃某竊位于此已
六七年白首碌碌初無補報而罪責無量謗咎獨歸自

春首已來得淋渴疾癰瘡昏耗僅不自支他人視之若不堪處况以殘骸勉強情緒可知久不通問因書輒敢自道勝之知我必見哀憐深寒事外惟冀以時自愛

又

某啟辱示二詩誦讀數四意趣深遠所謂朋友講習之益正當佩服何謂迂邪然謂賢而能書為不幸又似過之正宜謂不幸與工同其垂名可也因所示乃知平日論議猶有形迹愚拙所短固多幸當賜教可也苟有未

然却當相難正如此然後為友益矣姑話及此不罪怵
怵

又熙寧四年

某承見諭詩義晚年迫以多病不能精意苟欲成其素
志僅且了却頗多疎謬若得一經商權何幸如之閒居
少人力俟錄一二拜呈但慮方居禁職無暇及此也某
目足為苦秋深尤劇尚賴休閒足以安養餘生之幸

與宋龍圖

敏求字次道

某啟漸暄竊承體履安和旬休日略邀枉顧家食冀接清話少時必不以容易見罪悚悚

又

某啟伏承遠有子婦之戚莫違奉慰豈勝馳情暑鬱方熾更冀為國自重少節悲悼區區瞻祝謹奉手啟咨問

又

某啟多日不奉見秋冷竊承體氣佳裕嘗託裴如晦致懇欲告借少書籍承不為難今先欲借九國史或逐時

得三兩國亦善庶不久滯也先假通錄謹先歸納煩聒
豈勝惶悚

與梅龍圖

摯字公儀

嘉祐二年

某啟累日瞻渴不審尊體何似唱和詩編次得成三卷
共一百七十三首亦有三兩首不齊整者且刪去其存
者皆子細看來衆作極精可以傳也盛哉盛哉然其中
亦有一時乘興之作或未盡善處各白諸公修換也內
刑部竹詩欲告公儀更修改令簡少為幸緣五篇各不

長故也拙序續呈乞改抹來日拜見

與石舍人 揚休字昌言

某頓首啟自到公私冗迫未得一詣門宇乃辱雅意先
以顧臨猶未克叙謝其為感愧何以勝顏手翰見貽副之
古刻無限珍佩人還遽此餘當面盡

與祖龍學 無擇字擇之 嘉祐四年

某啟自擇之使還未嘗一得欸奉書局之會幸出偶爾
遂成鄙句兼邀坐客同賦雖老拙非工而諸君盛作亦

聊紀一時之事謹以附述致誠當擇之西行猶在齋禁
不得瞻違實深為恨暑熱道路不審尊候如何惟冀以
時自愛

與沈內翰

文通

治平元年

某故辱書承祁寒動履清休少慰瞻企餘杭德政民俗
方期歸厚而遽此嚴召然去思遺惠亦足以在人亮須
春水方可還朝會見尚遙更冀為時珍嗇

答李內翰

疑

某皇恐頓首再拜啟孟冬漸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進
奏院遞角今日到州伏蒙十八日所賜手書審奉聖恩
暫臨近服雖朝廷重違勤請不得已而驟闕左右資訪
之助其如凋弊之俗為幸何多某以門下生為幕中吏
私願以釋不勝榮輝惟慮車馬未飾已被堅留暫此郡
齋即膺召命使下吏愚民徒有企躍依芘之心而不得
終蒙大惠爾伏承涓日有期限以職守一無此十七字不獲躬
詣界首候迎卑情瞻望激切之至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八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第六

與梅聖俞 明道元年

某再拜聖俞二哥昨日賢弟至辱寄書并前所寄二書及夢中詩又五百言詩頗於學士處見手迹每一觀之便如相對別後雖尹氏弟兄王三並至然幕中事比聖俞在此時差多蓋東都興造日有須求倉卒供辦未嘗

暫休息職此未始得從容聚首獨游嵩事一勝爾然而
歷覽中春之遊山水之狀皆如故獨昔之青林翠壑今
為槁葉又目前不見聖俞回憶當時之事未一歲間再
至尋見前迹已若夢中又河陽咫尺顧足下若萬千里
又曩日恨不得同者尹十二王三今反俱遊而聖俞獨
不至人生不一歲參差遂如此因思百年中升沈生死
離合異同不知後會復幾人得同不得同也自足下去
後未嘗作詩前枉製未及和尹十二去應能盡說此中

事故略不論知與師魯相見少酒為歡值無酒寄去奈何漸寒千萬自愛不宣某白

又 明道元年

某啟藥簡再至兩承示諭八老之名誠一時美事然某本以寒鄉下流後進初學諸君子不知其駑下業已致之交遊一旦坐評賢否欲求純雅沉實之名終不可得而乃特以輕雋裁之是知善譽者不能美無鹽矣子之評人正如是矣夫大雅之稱老成人重於典刑而仲尼

謂三十而立某年二十有六尚未能立敢當老耶又今日不在會中自可削也夫人之美惡待其自然之譽乃見其實今縱求而得之是諸君待我素淺可知也所以孜孜不能默受者諸君當世名流為人所重一言之出取信將來使後世知諸君子以輕逸名我復自苦求方以美稱借之益重某之不可也削之益便某再拜七老

又同前

某啟捧來簡釋所以名老之義甚詳某常仰希雋游所

望正在規益豈敢求辯博文才之過美哉前承以逸名
之自量素行少岼檢直欲使當此稱然伏內思平日脫
冠散髮傲卧笑談乃是交情已照外遺形骸而然爾諸
君便以輕逸待我故不能無言今若以才辯不窘為逸
又不足以當之也師魯之辯亦仲尼孟子之功也子聰
之後詩所謂譽髦之士乎公慥之慧亦大雅之明哲幾
道之循有顏子之中庸堯夫之晦子野之默得易之君
子晦明語默之道聖俞之懿是尤為全德之稱矣必欲

不遺達字敢不聞命然宜盡焚往來問答之簡使後之人以諸君自以達名我而非苦求而得也

又明道元年

某啟承惠詩并序開闔數四紙弊墨渝不能釋手緣文
尋意益究益深清池茂林俯仰觴詠它腸蘊此欲寫未
能聖俞所得文出人外昔之山陽竹林以高標自遇推
今較古何下彼哉但恐荒淫不及而文雅過之也公操
諸君詩未至今當以盛作遍呈因督之爾

又明道二年

某頓首再拜初四日陳秀才來自河橋喜聆動靜歲暮
慄慄履况清佳甚慰甚慰又知府公已發薦章聖俞在
洛時常言親老南方思一歸侍今應獲素志亦朋友之
共榮也然作宰江浙山水秀麗益為康樂詩助誰與敵
哉某自奉別以來未嘗作詩亦無文酒之會所謂三日
不談道德則舌本強也初六日有少吏事至彭婆約子
聰應之宿香山獨恨不得與聖俞同爾逢彥國行聊寓

此草草

又 同前

某頓首再拜聖俞足下去月王侍禁者送及所惠書販
傘船至又得書并鮑魚及問傘客知動靜備詳甚慰甚
慰僕來京師已及歲矣未與足下別時每相見惟道無
慘賴憶洛中詩以為感况爾南北一異雖鬱鬱復誰道
邪年來但不病爾往在臨清恨無舊歡今思臨清又不
可得事事漸不如初人生祇爾大可歎也足下素善南

方今居之樂否比比得書甚略不能究所懷訝久不作
詩亦疑清興頓損也京師侍親窘衣食欲飲酒錢不可
得悶甚時與師魯一高論爾子漸在此每相見欲酤酒
飲亦不可得校勘者非好官但士子得之假以營進爾
余既與世疎濶人所能為皆不能正賴閒曠以自適若
爾奚所適哉販傘者回來索書聊寫區區捨足下欲語
誰邪臨紙徘徊不免怱怱

又景祐五年

某頓首啟去歲西陵曾拜狀今春量移此邑得子聰書
知已在京尋得所示書伏承榮改京秩伏惟慶慰聖俞
久滯州縣今而泰矣下交欣慰何可勝言修昨在夷陵
郡將故人幕席皆前名縣有江山之勝雖在天涯聊可
自樂此邑雖便於飲食醫藥然官屬無雅士軍牧虞曹
此況不言可知也所幸老幼無病恙而已不知聖俞美
任何處囚拘之迹相見未涯思渴思渴自拜別將五歲
矣友益日疎俗狀日增篇詠之興略無清思聖俞新作

雖京師多事不惜錄示以開昏鈍而慰相思故人之惠
莫越於此也至禱至禱賢弟云亡必深痛悲前得謝丈
書已知之不勝歎悼也因人行速聊拜此冬寒希保愛
不宣某頓首 有亂道一兩首在謝丈處為無人寫錄
得也聖俞略與臧否之某有少吏事告謝丈望聖俞與
咨啟之略語伊法官少為庇隱某自作令每日區區不
敢似西都時放縱此來事亦得正但為上官見怒曲有
駁議然亦終無可駁縱有亦非大罰其如危辱之跡不

欲使有小過也。或聖俞問得謝丈一言，乞批數字送與附書人也。千萬千萬某又上。

又 寶元二年

某頓首啟前者見邸報有襄城之命，乃知當與謝公偕行。然竊料舊尹當徙蜀，聖俞即留領縣事，襄城居孔道，音信自此可日置。疑是以慢然未能作書，及縣走接太守，還得手書，乃知前至南陽，南陽去邑其間一驛，爾某當請見直以公新下車，方布條教，伸威信，門生故人未

宜往累於其間須其旬浹少定爾又恐聖俞莫能久留
或畧命駕見過此大幸也為別五六歲貶徙三年水陸
走一萬二千里乃於此處得見故人所以不避百餘里
勞君子而坐邀也顛俟顛俟相見旦夕爾他不復道

又同前

某啟承九月一日就道雖為遲留然清風白牛久雨泥
淖尤須大晴然後不阻某自解官觸事不快至今幾五
十日未能脫去豈其屯蹇未極邪所幸親老漸安更三

五日可以卜行南陽之居依賢主人實佳事但恨聖俞不在爾昨夏中雖喜會於清風然猶未盡區區之懷今茲寓居方欲悉屏他事為聖俞極數日之歡而前後參差若相避然又見聖俞書中言有事欲相見以不克為恨者益令人怏怏爾到官必有日南陽人便無惜寄音

一作相及秋寒自愛

又同前

某頓首前遣公幹馳信迎候蓋初約然亦頗疑酷暑如

此非乘興之時人還得書果爾及急足至又沐榮問承
暑中起居無恙甚慰甚慰前累求新作今者書尾有自
厭之說豈可疾淫哇而欲廢置律呂百花洲唱和必多
欲一讀以祛俗累之心何可得也孫書注說日夕浸見
已經奏御敢借示否蒙索亂道恰來盡呵呵講席所說
何書因信乞示及晝寢之樂當輸閑者聖俞不得獨擅
也謝氏詩昨忌附去今又却尋不見候見納去矣旱熱
可畏千萬保重

又 同前

某頓首啟谷正來得所示書及見與謝家書甚詳云買洪氏莊與卜葬市屋業皆其所急者也又云減俸為助此時聖俞患於力弱不能厚報知己而然爾恐於謝氏無益而於聖俞有損爾聖俞若此月減三五千如失萬錢謝氏族大資多得之未覺甚助謝家亦自有書必言幸思之也洪氏莊極佳爾不須聖俞竭囊橐此固親朋好事然幸其可以自辦爾望聖俞力為幹之某行必為

帶錢去墓地已就此營卜及市屋業差有緒然此不可
倉卒爾他細故盡論谷正可詢之鄧氏醪賻已止皆如
雅意某年盡必到襄城祭文挽辭極佳冬冷保重

又 康定元年

某頓首再拜啟自八月一日至京師及今已兩辱詩并
在東都凡三辱詩皆未還答非惟恃聖俞不以書之疏
數為親疎又以將遣專人而多事未能便遣故也前知
為水災所苦此常事不足置胸中親老求官南方此理

當然安撫見辟不行非惟奉親避嫌而已從軍常事何
害奉親朋黨蓋當世俗見指吾徒寧有黨耶直以見召
掌牋奏遂不去矣文雅處家事方於薛氏求一屋為貯
之勿慮也某於此幸老幼無恙但尤貧不可住京師非
久亦却求外補日一作旦夕相識多忙不暇作詩足下必
不憚見寄閑吟者皆錄示千萬冬冷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啟前謝監簿行附書問差遣書去後兩日知審

官擬定湖州城中監稅不勝喜慰然不即走書專報者
意謂勅下自當知及弓手至得書尚云云始怪何處稽
留至今未到然今必至矣不爾當為督也俟春入京尤
便但不知何處少留某自還館日夕忽忽筆研非答書
簡寫門刺未嘗視昨夕子履偶來會宿聯句數十韻奉
寄且以為譴又有前奉答長句併錄附去可笑可笑歲
陽以來風日慘然土霧雜下氣候不常萬萬自重

又慶曆四年

某頓首累辱書為慰何已然久不致問者勞逸不同於
理宜然諒不為罪經城楊宰來備詢動止承久困輦下
何時可赴任所示盛編云已了甚於饑渴也此人回望

一信容專令人去取

使今致來
恐糜費

銘文不煩見督不久納

上祇為須索要好者恐未盡爾呵呵昨在真定有詩七
八首今錄去班門弄斧可笑可笑然相別久無以為娛
爾前有水谷詩見初公云子美祕不令人見畏時譏謗
吾徒廓然以文義為交豈避此輩子美豪邁何乃如此

世塗萬態善惡由已所謂禍福有非人力而致者一一
畏避怎生過日月也其他非面不盡近書見教審聽敢
不佩服咫尺更有所聞不惜一一示及有酒少人致去
奈何奈何夏熱千萬保重

又慶厯六年

某頓首貶所僻遠特煩遣人至此并得陳留書新集詩
見寄詩見和詩外雜詩一卷碑文數本十字文等豈勝
慰喜瑯琊泉石篆詩祇候子美詩來已招子美自來書

而刻之遊山六詩等即欲更立一石不惜早見寄也詩序謹如命附去蓋述大手作者之美難為言不知稱意否其他事谷正在此數日備見所為可知居此之况不煩述也閉戶飽壘之句怎生諱得呵呵相次奉和見寄詩別拜狀次春暖千萬保重

又慶曆七年

某又啟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峰三面

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

遂引其泉為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

又於州東五里許菱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物

因移在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

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

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

泉名幽谷

已作一紀未曾刻石亦有

詩託王仲儀寄去不知達否告乞一篇留亭中因便望

示及千萬千萬

又慶曆七年

某頓首谷僕來捧書得詢動靜又見詩中所道有相遊
從唱和之樂備詳平日幕中所為可勝慰也某此愈久
愈樂不獨為學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而已小邦為政
暮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示及飲酒
今春來頗覺風壅亦不能劇飲如往時然自作主人
後從已便承
見戒多荷多荷他事非獨不挂口亦不關心固無淺深
可示人也某母老多病而身纔過四十頓爾心闌出處

重
君子大節有所未果不敢効俗夫妄言爾春暄千萬保

又 慶歷六年

某頓首啟自谷正去後更不曾上狀蓋以經夏大暑秋
來或聞移南京或云來與刁氏成親一向因循遂成踈
懶然中間却得聖俞所寄六詠及桐花啼鳥等詩近又
得刁十六所寄詩書即日必已還許冬冷尊候萬福某
居此久日漸有趣郡齋靜如僧舍讀書倦即飲射酒味

甲於淮南而州僚亦雅親老一二年多病今歲夏秋已
來安樂飲食充悅省自洛陽別後始有今日之樂詩頗
多不能一一錄去未相見間惟冀保愛多時欲作書無
便今託提刑趙學士謹附此不宣

又慶歷初

某啟為親老久疾乍進乍退醫工不可用日夕憂迫不
知所為蓋京師近上醫官皆有職局不可請他兼亦傲
然請他不得近下者又不知誰可用親疾如此無醫人

下藥為人子何以為心京師相知少不敢託他告吾兄
與問當看有不繫官醫人或秀才處士之類善醫者得
一人垂報待差人賫書帛去請他幸為博訪之聖俞聞
此必挂意更不奉禱也如有所得亦速遣此人回其他
不暇怵怵

又

某啟近君謨學士行曾奉狀尋得邸報承有出身之命
士大夫公議未厭皆為聖俞嗟惋獨某不然未知高明

自以為如何也聖俞卓卓於後世者不以名位為輕重
取重於今世者亦豈以此小得失哉苟以寵辱為意則
布衣之樂有優於華衮之憂畏也老兄應能自達不怵
怵也已寒保愛

又皇祐五年

某啟見謝叟言新生小息不安甚撓懷然書中不言難
以為信聖俞居京師宜其不樂然業已至此當少安之
某哀告苦殊無生理間中靜思處世有好處惟當職者

自遣之爾云欲來此深荷厚意然恐差遣理當難得遂
止為佳已熱慎疾寬中為禱

又皇祐五年

某啟徐先輩人至辱書果承有小嬰之念時暑益當自
寬爾某孤苦中中外多事偷閒便思一得故人為會某
不可往聖俞不可來奈何奈何惟當一讀新篇若會面
而聖俞惜不寄又將奈何奈何陳碑不可增矣斯人不
曉文義有三兩處是行狀所無

出米脩路等意

若果有當書何

故而略切丁寧喻之此輩不向道亦終不知近併作書

此不一一某再拜

四月十九日

賜茶賜醫常事爾謚

前面官銜中已有贈官亦然散侍郎作相不足為榮但
問人如何爾若材堪則自胥靡亦作相如不堪則乃是
僥倖但如是向道無妨

又同前

某啟謀葬事未得恐遂後時日極撓悶蓋以術者太精
自家又全不會祇信他人道不好便疑惑不敢使非效

俗流求吉地圖官國山高也夏侍中父葬於虜契丹必

不與你擇官國山地葬也閒中不曾作文字祇整頓了

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

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人商量此書不可使俗人見

不可使好人不見奈何奈何失音可救曾記得一方祇

用新好槐花

尋常市中買來染物者

於新瓦上慢火炒令熟置懷

袖中隨行隨坐卧譬如閑送一二粒置口中咀嚼咽之

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通病愈新篇幸多為寄此

小簡立焚勿漏史成之語惟道意於君謨同此也失音
脚氣皆是下虛吾徒老矣省些斟酌斟酌某此居哀獨
宿然以憂惱亦自多病恐知

又 皇祐五年

某頓首聖俞博士兄徐無黨人回奉狀陰雪不止體氣
若何某為近得君貺家書報薛家夫人不安老妻日夕
憂撓尊年久患誠亦可憂但薛宅書來止云無大段疾
苦奉煩吾兄因見公期為與問一的信因便相報吾兄

書家人不見略要知其增減又為妻子要去歸省其母亦欲過中祥遣他去貴先知彼中遠近爾某自要知謝氏有人還幸批數字逼節哀苦中立偶人行草此

又皇祐五年

某啟近謝秀才行嘗奉狀日來起居清勝某哀苦如昨私門日益多事又為妻母近病須令家人一往省之前嘗奉託詢問久候來報也近為子美編成文集十五卷凡述作中人可及者已削去之留其警言絕者尚得數

百篇後世視之為如何人也朋友之間可以為慰爾某
益衰病庶事不耐煩惟常守書冊危坐爾聖俞數許新
詩不見寄似近日頗以為難何也因兒子輩行奉此春
暄保重

又同前

某啟寄惠鴨脚子甚奇趙三書信已領聖俞詩屢見許
甚渴見何必自寫小兒輩可錄某亦厭書字因思學書
各有分限殆天之稟賦有人力不可彊者往年學弓箭

銳意三四年不成遂止後又見君謨言學書最樂又銳
意為之寫來寫去却轉不如舊日似逆風行船著盡氣
力祇在舊處不能少進力竭心勸遂已身老矣安能自
苦如此耶乃知古今好筆一作書蹟真可貴重也今後祇
看他人書亦可為樂不能生受得也數日陰悶昏然因
作聖俞書頓覺豁然如有所釋若遂一握手可勝為慰
也謝景平文字下筆便佳他日當有立於世何止取一
科第而已吾徒可為希深喜也胥太祝且為伸意某卜

墓地尚未買得相次決定當有書報他也忽忽不宣

又皇祐五年

某啟前日謝氏人還辱書承尊候已復康佳新正必倍
清勝某孤苦如昨為有二小姪一在象州久不得信一
在袁州欲乞渠來賴以辦葬今割其官位姓名託與問
一消息恐難得便但却因謝氏人見示可也吾兄清一作
情懷不樂俗事某寡相識煩聒甚悚甚悚

又皇祐五年

某啟忽忽度日無生意衙前行曾奉狀徐生人至辱書
承春寒尊體清勝為慰無已某哀苦中尋得墓地欲趣
八月十月襄事但庶事少人辦集小姪煩為問當已有
削必得請師魯文字俗本妄傳殊不知昨范公已為作
序李厚編次為十卷甚有條理厚約春末見過當與之
議定別謀鏤本也自春陰寒少晴明病體不勝疲勞勸
於書字不能周悉

又 嘉祐三年

某啟動輒旬浹不奉顏采雪寒如此無復清思區區可知亦怪聖俞未嘗見顧得簡示乃云不登權門若以此見格何望於老兄某每日晚多在家因出望見過幸甚如晦所欲已起奏難於更奏蔡州亦應須得簿書煩擁走此為答殘雪可愛能見顧尤望

又嘉祐二年

某啟大熱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差涼粗若有生意然以家人病患飲食不能自給區區煎迫殊亂情悰久不承

問不審尊體何似二十二日欲就浴室或定力餞介甫
子固望聖俞見顧閒話恐別許人請故先拜聞禮部詩
納上

又嘉祐二年

某啟承惠答蘇軾書甚佳今却納上農具詩不曾見恐
是忘却將來今再令去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
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罰金未下何
害不必居家俟命因出頻見過某居常在家吾徒為天

下所慕如軾所言是也奈何動輒逾月不相見軾所言樂乃某所得深者爾不意後生達斯理也

又同前

某啟以小兒子傷寒已較因勞復發今日錫慶齋會亦去不得愁坐忽得所示為之豁然憂煎病患常以為苦思効榴花之飲不可得也三兩日兒子安聖俞過不惜頻相訪借馬若修家又何厭也三十年前事信如前生憂樂不同可歎可歎亦約子固子履當奉白也祇候兒

子稍安爾人還謹此

又嘉祐二年

某啟經節伏惟以時納祜昨日早至薛二家空心飲十
數杯遂醉歸家却與諸薛飲承見過仍留刺何乃煩老
兄如此既醒不遑無以自處也節下外處送酒頗多往
時介甫在此每助他為壽昨祇送王樂道及吾兄爾愚
性踈簡人事不能周然意之所至實發於誠心蒙惠簡
云有所答則非也恐不知鄙懷故畧自陳述二十二日

欲同子履和叔閒話少時先白恐他有所適也

又同前

某啟陰雨累旬不審體氣如何北州人有致達頭魚者
素未嘗聞其名蓋海魚也其味差可食謹送少許不足
助盤飧聊知異物爾稍晴便當書局奉見

又同前

某啟中前在范家坐中已覺不佳所以都無情緒數日
勉強有事相役既歸遂倒卧以出汗頗多亦利動臟腑

頓覺體虛幸連日不朝免得請告更三兩日不知可出
未承問念感愧亦審中酒吾輩年高不獨他事至於飲
酒亦不能如故時也更希慎愛

又嘉祐二年

某啟谷正來承惠詩老重深粹不似頃刻間成何其敏
妙至此也早來得筆絕佳不圖若此之精其精如此豈
常有耶然久無稱手者乍得其快意多感多感暑中絕
近文字不得無以度日時因作書簡得一揮毫尚可銷

憂爾人還姑此奉謝

又同前

某啟兩日不出方為杜公作銘承惠詩絕高恐不可繼
且留款曲試和待稍髣髴則將出雨久作奈何天災斯
人豈惡之也其亦有以邪昨夜暫止頗緩奔走之計然
遑遑何時得遂安居漸涼思奉言笑何可得人還姑此

又同前

某啟自入夏間巷相傳以謂今秋水當不減去年初以

為訛言今乃信然兩夜家人皆屏水并廼翁達旦不寐
街衢浩渺出入不得更三數日不止遂復謀逃避之處
住京况味其實如此奈何奈何方以為苦不意公家亦
然且須少忍特承惠問存卹多感多感蔡君謨寄茶來
否悶中喜見慰人還忉忉

又嘉祐四年

某啟適至書局承自釋奠處方歸困倦不敢坐邀忽辱
惠教兼得唐子方家行狀謹當牽課然少寬數日為幸

其如行狀中泛言行已殊不列事迹或有記得者幸更得數件則甚善又云有尹師魯所作墓誌亦得一本尤幸也尋常人家送行狀來內有不備處再三去問蓋不避一時怵怵所以垂永久也乞以此意達之

又嘉祐三年

某啟旦夕寒色尤盛衰病者殆不能勝矣不知吾兄尊候如何昨夜再讀和景仁雪詩甚妙兼以韻難如何可和且祇和得歲日書事一篇其元所示遂留之過節更

送他處告別寫去也手筆凍縮書字不得韓范二公詩
看了示下印卷子何日了因出見過陰寒公事頗少甚
間恐知

又嘉祐三年

某啟累日不奉見不審體氣如何兼以俗事無由奉詣
理固當然聖俞遂以權門見薄無乃太僭也前承惠白
兔詩偶尋不見欲別求一本兼為諸君所作皆以常

一作

瞻娥月宮為說頗願吾兄以他意別作一篇庶幾高出

羣類然非老筆不可亦聞有與如晦一篇甚佳皆乞取
蘇大挽辭一首閒寫助一笑今日偶在家謹奉此

又嘉祐四年

某啟前日承見過偶他客多不遂款曲快晴意體想佳
梅公儀來要杭州一亭記述游覽景物非要務閒辭長
說已是難工兼以目所不見勉彊而成幸未寄去試為
看過有甚俗惡幸不形迹也程碑當便下手祇如唐書
亦須了爾

又嘉祐二年

某啟雨不止情意沈鬱泥深不能至書局體候想佳某以手指為苦旦夕來書字甚難恐遂廢其一支豈大苦其勞於筆研而欲息之邪悶中謹白

又嘉祐三年

某啟經節陰雨猶幸且晴不審尊候何似閒作歸田樂四首稗作得二篇後遂無意思欲告聖俞續成之亦一時盛事來日食後早訪及為望

又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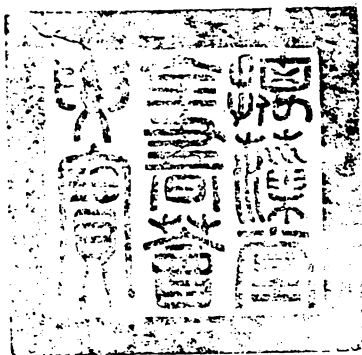
某啟承寵惠二篇欽誦感愧思之正如雜劇人上名下
韻不來須勾副末接續爾呵呵家人見誚好時節將詩
去人家厮攪不知吾輩用以為樂爾後日絕早過喫不
托適簡誤云食後這回不是廳子誤也

又嘉祐四年

某啟自承在式告兼以假故多遂阻奉見秋氣稍涼喜
承體候清安辱惠建茗此誠近所難得特為珍貺也然

莫妨待客否恐彼闕當却分納一半也原甫高論少抑
亦當不復較難來日朝中當面叙人還謹此為謝某再
拜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騰錄監生臣孫起鵬